



Certainty
Madeleine Thien

确然书

[加拿大] 玛德莲·邓 著
方军 吕静莲 译



Certainty
Madeleine Thien

确然书

[加拿大] 玛德莲·邓 著

方军 吕静莲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确然书/(加拿大)玛德莲·邓著;方军,吕静莲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4

ISBN978-7-5321-3482-3

I. 确… II. ①玛…②方…③吕… III. 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9722 号

CERTAINTY © 2006 by Madeleine Thien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McClelland & Stewart Ltd., through *jia-xi books co.*, ltd, Taiwa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9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9-2008-589



**Canada Council
for the Arts**

**Conseil des Arts
du Canada**

We acknowledge the support of the Canada Council for the Arts

which last year invested \$20.1 million in writing and publishing throughout Canada.

Nous remercions de son soutien le Conseil des Arts du Canada,

qui a investi 20,1 millions de dollars l'an dernier dans les lettres et l'édition

à travers le Canada.

责任编辑:海力洪

特约编辑:权 翔

封面设计:丁威静

确然书

(加拿大)玛德莲·邓 著

方军 吕静莲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s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25 插页 2 字数 165,000

2009年4月第1版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3482-3/I · 2652 定价: 23.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5410805

献给威勒姆

对于我们这些心怀确信的物理学家来说,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区别,尽管老缠着我们,却仅仅是一种幻象。

——爱因斯坦《写给米开朗基罗·贝索^①家人的吊唁信》

他说,只要完全放弃对确然性的渴望,我们就能应对最糟糕的情况。但是,我们中有谁能够放弃呢?

——迈克尔·伊格纳切夫^②《陌生人的必要性》

① 米开朗基罗·贝索(Michelangelo Besso),工程师,在瑞士专利局与爱因斯坦结识并成为终生挚友,在爱因斯坦的第一篇相对论论文中,贝索是唯一被致谢的人。这封信写于1955年3月21日,近一个月后,爱因斯坦去世。

② 迈克尔·伊格纳切夫(Michael Ignatieff, 1947 -),加拿大历史学家,政治家。

1

混沌

加拿大,温哥华

在某个将要成为未来的时刻,安塞尔迷迷糊糊、漫不经心地滚到她那边去。他蜷起身子环着她,盖尔的温暖让他再次入眠。早晨滑过进入下午,世界的其余部分在外面等待,但他和盖尔才刚刚起床,摸索着穿上衣服,他们知道这一天还长着呢。

她的一部分工作,磁带和开盘式录音是在家完成的。一部分在她父母家的阁楼上,还有一些在她以前的办公室里。安塞尔听那些完成和未完成的作品,发现录音质量很好,仿佛盖尔本人在房间里说话一样——她的声音保存在那四分之一英寸宽的磁带条里。

安塞尔在房子前面的日光浴室里喝咖啡。街对面,他们的邻居蹲在地上,正用剪子修剪草坪。都是因为噪音,她说过,剪草机实在是太吵了。她六十多岁,太阳帽的宽沿遮住了脸。在一个

街区之外的一所房子里长大的盖尔有一次告诉安塞尔，她记得自己还是个孩子时这个女人就在草地上剪草了，“所有的小孩都会带着他们的塑料剪刀过来帮她的忙。这成了一桩社区里的剪草活动。”时不时地，卓太太站起身来按摩几下自己背部下面的地方。她抬眼看到安塞尔独自坐在窗户旁，就举起手跟他打招呼。

咖啡又暖又香。他闭上眼啜饮，再次睁开眼时，盖尔还在那儿，存在于房间里和他意识的潜流中。

大概是七点了。太阳升起，穿过房屋，洒下温暖的金色光线。昨晚他睡不着，到早上身体感到空落落的，仿佛一根放松的弦自然而然地对折。他前面的桌上有一札纸：盖尔的X光报告、她的心电图，那些纸页被抓捏太多而显出折痕。窗外，樱花树的枝条在风中摇动。樱花三月开放，到四月就沉甸甸地开满枝头，压得它们低下来。到五月，院子就变成了一道花瓣的雪堤。

安塞尔和盖尔十年前——1990年代初——买下这所房子。那时，他刚结束自己的住院医师实习期，盖尔则是一个电台制片人，制作特别节目和纪录片。房子位于斯达孔纳，温哥华最老的街区。即使到了现在，一个世纪前工人们居住的喜士定锯木厂的小屋依然矗立着。穿过熙熙攘攘的唐人街，可以看到下城区的核心部分漂浮在眼前，犹如挂在北岸山脉上的一幅画。东边，可以看到工厂，巴兰坦因码头上颜色明亮的成堆的集装箱，还有高高的货运升降机。

他们的房子是一套复古的安妮女王风格建筑，顶楼上有带三角形饰物的窗户。一座不起眼的坚固房屋。在刮风的日子，他想象自己能够感觉到房屋的木质横梁在摇撼。

之前他们同住的家都是些地下室或阁楼上的小房间，两人在家具什物间勉强容身。现在这里有书、唱片和一台旧钢琴，盖尔的手工雕刻的印度尼西亚盒子，安塞尔的古董显微镜。有一次，他们花掉一整个下午用它观察各种零碎之物。他记得一块洋葱皮的样子，结构简单而优雅，细胞像砖砌一样堆在一块儿。

有一种领悟：她不再在这儿了。这一点来得突然而不可撤销，但是，这领悟是被覆盖在一千个小时之上的一个时刻，一种连绵不断的、试图忘却自身的思想。然后，当无济于事时，去交易，去交换一切，沉入睡梦，返回时间中的另一点。“时间，”有一次，当他在她的臂弯里睡觉时，盖尔曾经说过，“是我们唯一需要的东西。”

在斯达孔纳小学，星期天早上的太极课已经开始。当他走过时，能够透过围墙看到那些穿着霓虹条纹径赛服的祖父祖母们成群结队地穿过人行道，像一道流动的因果的回声。飞鸟衔叶。手分天地。盖尔曾经为他加以罗列。为最微小的太极手势赋予史诗般的名称。他们在一起有目的地跨过地上的粉笔线，跳房子或四方格。

安塞尔在“新城”面包房买了早餐，一个胸前标签上没写名字的女人递给他一个纸包，里面是暖烘烘的面包。他继续穿过唐人街，经过的水池里养着忧郁的鱼。蔬菜从市场里面一直摆到外面，

不久前被涂成一种喜庆的红色的街灯在大清早还亮着。

在宗教仪式后,她被鲜花簇拥着穿过这座城市,从喜士定街去往第49大街。沿途的房舍间让出一条通往中央公园和墓地的道路。在她的墓地周围,工人将高大的花束排布成数个同心圆,构成一片芳香的森林。他走进去,在最中心处找到她。每天晚上,雨将花摧倒,风将花瓣吹散在公墓;每个白天,他来将它们再度扶起。一天下午,他抵达时正好遭遇风暴。他把花扶起,安放到架子上,而它们在他头顶坍塌下来。他把它们拥入怀抱,再一次将它们抬起。

自那以后,半年过去了,但这天早上,当他走过福溪^①旁铺着卵石的小路,他的思绪又回到那块小小的土地,还有他昨天放在那儿的花。有一次,他的朋友埃德·卡尼花了一整个上午向他讲述自己对于流逝的时间的想法。时间的箭头指向两个方向,当你绊绊跌跌地向后退入未来——瓦尔特·本雅明的历史天使^②——过去飞入你的视线。埃德曾经沉思过那些拿自己的昼夜生理节奏做试验的科学家,他们按照26小时的时钟重建自己的生活。“通常会有警察跟在他们身后,疑惑他们会干出什么麻烦事儿来。”说到

① 福溪(False Creek),位于温哥华市中心的一个小海湾,将一部分城区分隔开来,是温哥华市中心的一大景观。

②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 - 1940),德国现代卓有影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他在其最后一部作品《历史哲学论纲》中写道:历史就像背对未来的天使,被人们称为进步的飓风鼓动它的翅膀,把它吹向未来。而它始终面向它无力修补的过去,废墟在它的面前参天而起,它没有能力停下来修补。

这儿，谈话就中止了。埃德回去修剪他的草坪，而安塞尔继续开路。

现在他坐在福溪边的码头上吃早餐，系泊的船只随着水流动荡。星期天的早晨和这座城市依然沉睡着，但她在这儿，坐在他身旁，双脚在水里划动。这是另一条时间线，盖尔最后一个生日的早晨，是秋天，而不是夏天。他们最后的交谈是一通长途电话。他的记忆挣扎着保持漂流的状态，时间向前移动，安塞尔感到自己的身体在分裂。一部分随波逐流，从一个瞬间活向另一个瞬间；另一部分则迷失在她死去的那一天。

到了中午，他沿着街道走向奇化街和公主路，盖尔父母住的那两层楼。一路上，他经过枯干的草坪，瀑布般的洒水车，跳房子游戏的弯弯曲曲的线，粉笔画的一个箭头（后面跟着一句话：“典型的智人”），有那么一瞬正好指向他的脚。他到达时，盖尔的父母在厨房里。马修在水槽边弯着身子，克莱拉在餐台前。安塞尔在厨房门前脱下凉鞋，光着脚走进去。他的脚底立刻沾满面粉。

“你来得很早。”克莱拉高兴地说。

餐台上堆满了绿色的蔬菜。某种闻起来又甜又咸的东西在炉子上慢煨。他说，“我来帮忙。”

盖尔的父亲转过身来，一只手还抓着切肉刀。看上去他对这个提议感到害怕。

“好得很，”克莱拉说，“我们还有大把时间。”她挥挥手，让他坐到她对面的椅子上去。

在与盖尔一起的十年里，这个房子从未有过任何可以发现的改变。甚至马修和克莱拉也是站在他们通常站的位置，收音机低低地开着，房间里漂浮着一种舒服的宁静。克莱拉正在包饺子，正如盖尔曾经说过的那样，看着她，就好像看着一只鸟在筑巢。似乎没有什么在发生，但突然之间，一个结构就显现了。

他竭尽所能，用摆在餐台上的圆形面皮做饺子。今天是盖尔的六个月死祭。

一边干活，克莱拉一边给他讲述她还是姑娘时她父亲拥有的那间饭店，他们谈到她如今星散于世界各地的四个姐妹。她的额头上一缕头发沾成灰白色，指尖的皮肤上留有一丝淡淡的面粉痕迹。在她身后的电冰箱上有一张明信片，一片用广角镜头拍摄的雪花，那是她正在游览圣彼得堡的三妹寄来的。他告诉她，一片雪花是对初始条件具有敏感的依赖性的完美例证。

“敏感什么？”马修问，透过他的双光眼镜望着安塞尔。

安塞尔说，一片雪花的形状，精确地记录了它在落到地面之前，一路上所经历的不断变化的全部天气条件。比如，温度、湿度或者大气中的杂质等等。但主要是温度。

“那么，”马修皱了皱眉说，“人们的说法一直是对的啰？没有两片雪花是相同的。”

安塞尔点头，微笑。这个晶体的每一处添加都依赖于它形成过程中的每一秒，依赖于它在空气中的位置。甚至小如一丝哈气或者轻轻一推的差异，都会造成另一种形状，另一种秩序与复杂性的序列。马修停下手头的活儿，思忖着。克莱拉现在看着安塞

尔,对他包出的饺子点头表示认可。“你不知道,我们准备了多少吃的东西,”她说着,从手上掸掉面粉,“我想,知道我们都在这儿,盖尔会高兴的。”

餐桌上安排了八个人的位子。格林·麦登,盖尔在电台的一个老朋友兼同事,坐在安塞尔的旁边。在葬礼之后,他只见过她几次,和她讨论过盖尔死前正在做的那个纪录片。他们对面是埃德·卡尼,他的儿子斯科特坐在卓太太旁边,克莱拉和马修并排坐着。安塞尔的右边是一把空椅子,这是留给逝者的灵魂的。突然之间,食物就端了上来,一条糖醋鱼,香辣椰子汤,花生面条,还有六道别的菜肴,似乎连桌子都有些难承其重。

安塞尔倒酒,在听到埃德宣布他带来了班卓琴的时候,险些把酒泼溅出来。“有人给我伴奏么?”

“格林,你弹钢琴,好不好?”

“行,但我从未与班卓琴合奏过。”

马修的眼镜镜片开始因为热腾腾的饭菜而起雾,他摘下眼镜,把它张着腿放在桌上。谈话在席间飘浮,而马修保持沉默,但在安塞尔看来,他在这个聚会中很舒服,很放松。

“那么,埃德,你打算给我们演奏什么呢?”

“可别笑。我有一个非常好的保留曲目。”

“可这是班卓琴,埃德。你需要的是一把大提琴。”

“一把手风琴,怎么样?如今没有多少人会玩手风琴了。”

手臂越过桌子上方,递送盘碟,斟满酒杯。屋外的天空是一块

苍白而精致的琥珀。安塞尔舀了一勺香辣牛肉，包进莴笋叶里，滴上调味汁，然后将菜叶卷成一个小包裹。桌上还有拌着黑豆沙司的蛤肉，一碟对虾和糖荚豌豆。食物，令安塞尔眼睛后面的神经松弛下来。

卓太太举杯俯身凑过来，“嗯，格林，你现在在做些什么？”

格林放下她的筷子，“我做的事儿，估计埃德会很感兴趣。”

“你可别挑起他的话头。”

“一个特别纪录片，主题相当有趣。拥有一个头脑，拥有一个身体，”她说，“无论如何，这是它的核心要点。”

“但是，”埃德说，“核心的要点是灵魂。”

格林微笑了。“嗯，我们的想法是做有关脑的历史，或者至少是我们对它的了解。笛卡儿认为，大脑中有一个非常小的部分，通过它，精神进入身体。”她转向安塞尔，“医生，如果你能说出它的名字，就给你加十分。”

“松果体。”

她举起杯子，向他敬酒。“了不起。物理、量子力学，这些常常被当作科学的前沿。但是，另一个前沿可能是对头脑的研究。神经元和神经传送体如何令思想、感觉和想象成为可能。看起来不像是物质的东西，却可能来自于物质。一个物理实体。”

埃德得胜般地笑了，“那么，也许灵魂是正确的名称。”

“在某种意义上，是的。”

其他人交谈时，盖尔就坐在他旁边，面对铺展的食物愉快地笑着。她提起酒瓶，好确定每个杯子都斟满了酒。

埃德向后靠坐在椅子上。“如果我错了，现在就纠正我，但是我们研究大脑遇到如此多的困难，这是因为它有点像一大张揉皱了的纸。在一个非常小的空间里有太多的表面积，被裹在折叠、皱襞里面。”

“就像肺，”安塞尔说，他的注意力回到桌子上，“里面有超过一个网球场大小的表面积。”

“那么，”克莱拉说，“我会想象，最重要的部分是在中心。更不容易受到损坏？”

“对，也不对。某些部分，比如大脑皮层，就在表面。另外一些，比如丘脑或扁桃体，被埋藏在里面。因此，思想来自这些协同工作的不同区域，就像一场音乐演出。活动性横扫过大脑。神经的突触被激活，开始产生连接。电灯泡开始发亮。”

埃德打了个响指，突然没头没脑地说，“你们知道吗，一条鲶鱼基本上是一条游动的舌头或鼻子？”

“说到神经突触，”安塞尔说，“有一个生物学家发明了一句格言，‘我连接，故我在’。”

格林点点头。“听起来很不错。我可能会用这个句子。”

他们的目光短暂地接触。安塞尔还没有来得及想，就冒出了一句话，“你正在完成盖尔的纪录片吧。”

克莱拉从她的盘碟上抬起头，望着他们。

“当然是，但那个片子基本上已经完成了。盖尔已经写好了剧本，”停了片刻，她说道，“这个计划对她意味着某种东西。她一定希望片子得以完成。”

餐桌上有一阵尴尬的安静。马修抓起他的眼镜，轻轻地将眼镜腿儿折叠起来。卓太太啜了一小口酒，说，“你非常勇敢。那个女孩是个完美主义者，我害怕会把她的东西搞砸。她是那种会回来找你的类型。”

“又是灵魂！”埃德说，“这提醒我了，安塞尔，我希望你记得自己的责任，得让那个盘子里盛满东西。”他越过桌子指着安塞尔旁边的那个空位。

斯科特·卡尼站起来，抓起酒瓶，重新倒酒，“威廉·沙利文的日记。你们说的纪录片就是这个？”

格林点点头。

克莱拉抓起公用的勺子，往卓太太的盘子里舀菜。安塞尔看到马修伸出手，停在克莱拉的背上，指尖在她的衣服上拂过。是让她，还是让他自己稳定情绪？安塞尔无法判断。

斯科特一直在倒酒，说话时仍然在聚精会神地倒着。“这本日记属于我的一个朋友，一个曾经和我一同上学的女人，凯思琳·沙利文。日记上每一页都写满了数字。她相信这是一本日记，因为那是她父亲几十年前告诉她的。一本他从1942年开始写的日记，当时他在驻扎香港的加拿大军队里服役。”

格林接过这个故事，往下讲述沙利文在香港沦陷、他成了日本人的战俘之后如何继续写作。在那种情况下，日记若被发现，他可能被粗暴地处死。但是，到了1960年代，当沙利文向家人展示这本日记时，他自己已经忘了解密的方法。在他死后，日记被凯思琳悉心保存下来。最终，她试图读出这本日记，便将其发送给世界各

地的专家。盖尔曾经转寄了一本给哈利·加尔斯玛，一个数学家，也是她在荷兰读书时结识的朋友，希望他能破译。

“我还记得我告诉过盖尔这个故事，”斯科特说，转向安塞尔，“坐在你们家门前的台阶上。”

在餐盘被清走后，他们转移到屋后的走廊。埃德抱着他的班卓琴，漫不经心地拨弄着琴弦，然后他们父子俩来了个二重奏，甲壳虫乐队的《晚安》，但却采用拨弦的节奏，让人不禁要拿脚打起拍子来。这首歌从三分钟变成了大概四十五秒钟。埃德挥手止住掌声，滑入下一首歌《永不，我爱》。卓太太在吱嘎作响的摇摇椅上前后摇晃身子，跟着哼唱起来，“哒哒哒哒，哒哒。永不，我爱。”她告诉埃德，“我很高兴，你和我年岁差不多。”他全身心地投入逐渐升高的低音中去了。

“我从未想过，我会在班卓琴上欣赏到这首歌。”格林站在离开人群的地方，背靠着房子。

斯科特转向她，“要知道多少人这么说过，你会大吃一惊的。最不可思议的是，五十岁以前，爸爸甚至从未碰过这玩意儿。这不是他从小时候就学会的某种东西，也并非来自他失去的故土的根。对他来说，这是一样新事物。”

安塞尔倚靠在栏杆上。从那儿，他能够看见自家的房子，卧室里的灯忘了关。在红酒带来的晕眩中，他想到某个人还在等他回去睡觉。某个在床上读书的人，当他到家时，会从她胸口上挪走翻开的书，放到桌子上。他转身向四周望，看到马修已经上楼休息去了。克莱拉和卓太太正在交谈，从广东话到英语，然后又变成广东

话。格林、埃德和斯科特又回到了关于头脑的话题。埃德正在说，“到了某个时刻，当他们计算出所有的事物，一种新的人类将不得不过上缺乏神秘的生活。而我疑惑的是，这将把我们引向何方？”

格林在手里转动着酒杯，然后把最后几滴酒甩到空气里。“似乎所有的科学家都同意：头脑从未被造得能够理解其自身。它的第一份工作是从感官中收集信息，找到统一知识的某种方法，好让身体能够避开危险。”

埃德摇摇头，“如果我能够再活一遍，我不确定自己会干什么。世界充满无穷无尽的魅力。等你到了我的年纪，这就是坚持下去的主要理由。仅仅是要去找到更多的一点点。”

“你能够到电台和我一块工作。那是想象力的媒介。”

埃德看着安塞尔，“你怎么样，医生？如果你能够重新开始，你会如何选择？”

他想了一小会儿，但没有得出结果。有太多的门，却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打开它们。他摇摇头，“我没有主意。我想，某些神秘的东西永远不需要得到解答。”

他们三个笑起来。埃德在班卓琴上弹出一个明确干脆的和弦，那音调在空中久久盘桓，沿着街区飘远，慢慢地沉寂下去。到某个时刻，那声音将消散得超出安塞尔的听力范围。一个分离的时刻。他闭上眼睛，等待着。

*

那天晚上，餐具收拾好了，房间里安静下来，克莱拉走进她的